

獅子山下

田榮先校監

九歲那年，我家搬到九龍塘森麻實道，屋前對着獅子山，每天進進出出都遙遙看見那頭雄獅，炯炯然守護山下一切，偶然投下柔和的眼神，漸漸的，我便愛上了這獅子。四十多年來，每看到獅子山，心裏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懷。

我家離開獅子山確實不遠，三哥和我常常喜歡徒步走到山腳。攀過山腰，去到紅梅谷，流了一身汗，便用溪水洗臉、坐下乘涼。休息夠了，再走到沙田，坐火車回尖沙咀去——當時還沒有大圍、九龍塘、旺角或紅磡站。那條路曾走得很熟悉，但現在若要再找回那條路，我是茫無頭緒，更不曉得現在的紅梅谷是什麼光景。

那個年代的九龍塘，幽雅閒靜，屋舍儼然，窩打老道沒有很多車輛往來，兩旁種滿了樹，迎風曼舞，樹影婆娑，中間悠悠流着一道明渠，水不多，但還算清澈。

這區充滿英國殖民色彩，一幢幢房子都是兩層高、前後庭園深深的獨立屋，區內有英軍軍營、英軍宿舍、英軍子弟學校，街道名Somerset, Suffolk, Norfolk, Devon, Kent, York……都是以英國郡縣命名。我們住的房子是三十年代建造的老房子，林木扶疏，前園影樹掩映着十五米長游泳池，後園綠蔭覆庇着籃球、羽毛球兩用的球場，大廳裏本來設有壁爐，爸爸覺得不實用而把它封掉，但屋頂上仍然可以見到煙囪矗立，無煙無火，習習晚風見證着昔日家人圍爐談心的溫馨情懷。

附近的九龍真光中學，旁邊枕着九廣鐵路路軌，從家裏走過去，不用五分鐘，跨過鐵路，便是那名字惹人嚮往的「小西

湖」，也就是今天的「又一城」及「香港城市大學」所在地。我從來沒有在小西湖見過什麼湖泊，只記得到處都是菜田，澆田用的貯水池倒是不少。家家戶戶都養豬畜禽，雞鳴狗吠，彷彿陶淵明筆下描摹的鄉野田舍。

那條鐵路基本上沒有欄柵，任人在軌道上隨意走動。我跟三哥和弟弟很多時都愛在鐵路旁玩耍、看火車。有一次不知怎樣跟弟弟爭辯起來，我堅信火車一定可以把硬幣壓扁，弟弟卻不贊同，爭持不下，只有作實驗。我們把一角錢硬幣放在路軌上，很有回事的用膠紙貼緊，然後坐在路軌旁邊等待。一輪火車飛馳經過，我們都很興奮的跑過去查驗結果，卻發現那枚硬幣在火車輾過時飛掉了，怎麼都找不到；再試第二枚，又是不知所終，如是者犧牲了四、五個硬幣，終於在路軌的碎石堆中找到了一塊薄薄的銅片，上面依稀還看得見「香港一毫」的字樣！當時只覺好玩，完全不知危險，記得在路軌上找硬幣時，兩兄弟因過於專注搜索，竟沒有留意火車駛近，待車長響哨鳴笛，才驚覺火車就在身後不遠處，邊叫邊笑的匆匆走避。爸媽只知道九龍塘地方幽靜，車子不多，滿以為很安全，卻沒想到小孩子亂跑亂闖，怎麼都會找到一些危險刺激的玩意。

地方幽靜，自有其潛伏危險，尤其六十年代的香港，不時會有當街打劫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割死牛」。有一次自己一人在窩打老道上走，斜刺裏忽然從巷口閃出三個男孩子，搭着我肩膀要錢。他們拿去多少，我記不起；我只知道自己身上沒有很多錢，亦記得他們只拿去我口袋裏一部分的錢，手上戴著的手錶也沒有拿走，果然盜亦有道。

又有一次和三哥在家附近，迎面走來四位英童，就在彼此擦身而過時，其中一人忽然揮拳襲擊，我雖然是避過了他那一拳，但三哥和我馬上被他們圍着，他們磨拳擦掌，不斷挑釁。

我們個子既沒有他們高大，人馬又沒有他們強，自是無力還擊。也顧不得他們聽不聽得懂，我傻乎乎的只知道用中文講道理。他們大概是見到這兩個小伙子斯斯文文，全無打架意圖，感到乏味，嘖嘖咕咕叫囂幾句便走開了。其實，我們跟區內英童是河水不犯井水，互不相干的，像這種當街欺凌，確是不多。那四位英童，也許是見到兩個傻小子不順眼，忽然興起，嚇唬嚇唬罷了，比起現在的童黨，簡直不成氣候，相去甚遠！

今天的九龍塘，變化實在很大。許多住宅都改建作「非住所」用途，街頭巷尾盡是幼稚園、汽車酒店、老人院、廟宇道觀、婚紗店、美容院等各式各樣店舖。以前的公共交通只有七號及八號兩條巴士線，現在卻穿梭着地下鐵、火車、大巴、小巴、中港巴士、的士；交通確是方便了許多，卻搞亂了整個地區的環境生態，來往的人亦品流複雜。以寧靜換上方便，怎麼說都帶點難以釋懷的神傷，思之黯然！

像我以前住的那種老房子，現在實不多見，許多都拆掉了再重建。近年香港人愛說「集體記憶」、「保育」，我總是搞不懂這些詞彙。像我這屬於老一輩的遺民，最愛懷舊，牽掛歷史和文化的承傳；於是每聽到地產發展商以呎價來衡量歷史價值，不期然便皺眉，感到惋惜。即使如此，我也說不清何者值得保存，何者應該為了發展而拆卸。九龍塘建了很多新房子，外觀也許夠現代，設備也許較先進，卻總是給人冷冰冰的感覺，欠缺那幾分典雅，那幾分溫情。

我每天都到九龍塘探望爸媽。環顧四周，熟悉裏難免感到陌生，跟我兒時所認識的，確是很不一樣，這是時代進步所必然嗎？悠悠忽忽心中不禁泛起幾絲傷逝。無恙的是那默默俯伏着的雄獅，幽幽然冷眼凝視着區內變化。

也許，牠今天投下的，是無奈的一聲嘆息。